

古镇
名人谱

泗泾范氏的“花”开又一枝

五、小塔前范家的两名人

作为泗泾范氏的一脉两支中，小塔前范家的名人也许没有范家石桥(东南桥)苏州籍范家的名人多、声名显赫，但有两人名范缵与范斌士不可等闲视之，务必在《古镇名人谱》中大书一笔。

范缵(1651—1711年)，字武功，号笏溪，娄县泗泾人。泗泾范家云巢十世孙。世代书香门第，父宏博学有声、被县府举为乡饮大宾。范缵继承家学，由府庠生而入大学，也以博学而闻名。尤其工书画、善山水、能诗。《江南通志》、《国朝画识》、《墨林韵语》、《瘖堂集》、《松江诗徵》、《清画家诗史》均有记载。

范缵平日里好义多行善举。其家境小康，因此大凡亲友，乡邻有难必接济。范缵书画作品饮誉世上，求画者络绎不绝，而有乞画者，无论高远，平远图，有求必应，但他有一奇异的规矩，凡求画者，不计尺幅，例

行酬谢一袭(件)棉衣。而他将所酬得的棉衣——人箱收藏，岁积棉衣数十袭，待寒冬腊月，凡遇缺衣乡邻，他则悉数布施救济。范缵十分重视家风家誉，以诗礼传家教育子孙后代，以诗礼书画传誉而特意筑起一楼，取名“四香楼”，在楼中习书作画，吟诗赋词，在泗泾名重一时受称颂。范缵于康熙四十九年(1711年)正月去世。下葬于九峰中玉屏山(薛山)。生前好著述，有《四香楼集》传世。儿子范甫霁，字耕南，号亭田，府庠生(秀才)，地方名士。

范斌士是范缵之孙，范甫霁之子(1710—1769年)，泗泾地区科举制度最高功名三鼎甲之二——榜眼殊荣获者，范缵第十二世孙。范斌士字祖年，号芑原。其母王氏夜间梦见芑草如笔生死而翌日斌士降生，故通籍后，为不忘慈母的深恩，他以“芑原”作为号。自幼

喜欢读书写字，岐嶷颖异，过目不忘，人以神童称之。其母王氏把喜欢藏于心中，协助丈夫甫霁公督课甚严，并时时叮嘱儿子不可有骄躁之心，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来加勉引导促其百尺竿头奋力上进。稍长，考秀才成案首；乡试成为解元。乾隆壬午(1752年)范斌士赴京会试成为进士，经乾隆帝亲自殿试，范斌士高中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当报帖传至家，泗泾全镇轰动，真可谓：隔壁做官，家家喜欢。

范斌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后擢升福建道监察御史，在此任上，他日以继夜不辞辛劳，从加强海防，曾数度乘坐藤艘头舢舨亲临台湾府巡检，以致遇疾。被召回京师后，因以巡防之功被擢升工部，执掌印给事中。后又进封为朝议大夫，成为当时乾隆皇帝的爱卿之一。

后病情日益加重，乾隆皇帝特

意吩咐自己的御医前去给范斌士看病，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朝廷中一时间也被传得纷纷扬扬，可见范斌士在皇上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然而，毕竟是已病人膏肓，虽经御医一力抢救仍回天乏力，于乾隆己丑年(1769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去世，卒时年刚花甲。卜葬于金山，德配夫人张氏，被诰封恭人，殁后亦与丈夫范斌士合葬于金山五保方二十三图南圩。

范斌士生时工书善诗文。为官后，每日案牍之余，唯爱好诗文翰墨，尤其关注人文典籍，于松郡(松江府)各县的史料、故事、人物、古迹、水利、风俗、著述、诗文等，利用余暇之时，逐一核阅，或题识钤印，或编纂辑录成册，作品有《分韵长律诗钞》等。章鹤所撰的《谷水旧闻》、《谷水旧闻补》亦为祖年所校核传世。而谷水，便是当年华亭别



范缵像

称，后之松江。

范斌士作为泗泾范氏家族中在泗泾地区旧时实行科举制度中获得最高功名三鼎甲之二——榜眼的唯一之人，为世人所敬重，在古镇的名人谱中也值得大书一笔(全文完)。 何许

名人逸事

梁启超巧对张之洞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巨匠和启蒙思想家。他天资超群，8岁时就能作诗文，9岁时能缀千言，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有人称他为“文曲星下凡”。

有一年，梁启超到江夏(今湖北武昌)讲学，其间，他前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两人在谈话中，张之洞出了一幅上联，请梁启超对下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张之洞的上联意思是说，在江淮河汉四水里，长江名列第一；而春夏秋冬四季里，夏天排在第二。我在江夏坐镇，你来江夏讲学，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呢？张之洞心想，要与一位地方军政长官争第一、比高下，看你一介书生哪来这个胆量！梁启超思索片刻后，马上对出了下联：“三教在前，三才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这下联的意思是：“三教”指儒、释、道，儒家排在前；“三才”指天、地、人，人居于后。我是读书人，怎么敢在你之前？但是“三教儒在前”，我又“岂敢在后”呢？此联对仗工整，既柔中带刚，又不卑不亢，维护了读书人应有的尊严。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巧对非常满意。于是，热情地款待了梁启超，而他们的这段友谊也成为文坛的佳话。 张雨

历史钩沉

去过西藏的南宋皇帝

南宋的恭帝，一生经历奇特而又富于传奇色彩。元朝灭掉南宋后，恭帝母子被押解到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允许他留居在大都。6年后，恭帝遭致元世祖的猜疑，被逐出大都，解送上都城(今内蒙古多伦县附近)。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恭帝恳请元世祖恩准他出家为僧学习佛经，元世祖同意了，将他送往地吐蕃由“国师”八思巴主持的萨迦寺(今西藏日喀则南萨迦县)。恭帝来到西藏后，便埋头研习藏文和佛经，不但精通藏文藏语，而且对藏传佛教也有相当造诣，他翻译了《因明人生理论》等多部经文，成为当时一位学问广博，颇具名气的大喇嘛，号称“木波讲师”。

恭帝在大都时，曾写过一些带有怀旧情绪的诗文，以致引起元朝统治者的忌恨，终于派人将他暗暗杀害在吐蕃，这一年，恭帝才49岁。 罗祥祯

崧泽文化和“上海第一人”(三)



史料寻踪

在1994年的考古中，以前一直认为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没有墓坑，那一次也发现了墓坑。到了2004年，崧泽遗址博物馆的重要展品“上海第一人”和憨态可掬的陶塑小猪也终于得见天日。

在2004年上半年的一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个探方出土的颜色有变化，估计会有什么迹象发现，于是把这个面再刮一下，工人用手铲小心翼翼地刮着，慢慢地一个柱洞出现了，又一个柱洞出现了。根据发现的全部柱洞判断，这是一种地面建筑，是崧泽遗址从未有过的发现。而且，以前一直认为那时江南地区只有干栏式建筑，也就是先架柱子，再在上面

架搁板，“上海第一房”的发现证明了地面建筑的存在，这种建筑是先在地面上打柱洞，插入柱子后，将周边压实，再做墙体和屋顶居住。“上海第一房”是一座平面圆形，墙体共有15个柱子，柱子腐烂后，留下直立式的洞，房内地面比较坚实。屋顶用茅草覆盖，如斗笠状向周围披下，面积约5平方米，出入口挑出遮风挡雨的廊檐，门宽1米，支撑门廊的是一根柱子。

而发现“上海第一人”是在2004年春天，考古学家对崧泽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时才在马家浜文化时期的7座墓葬里发现了他：一名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的男性。考古学家利用发现的头骨，结合先进的三维成像技术，还原他的容貌，跟东亚蒙古人相似。眼睛很大，在那个时候也算长得很漂

亮。这是一具难得的头骨，非常完整。由于崧泽的土性不适合保存，而这具头骨之所以能够完整保存，是因为上海地下水水位高，头骨一直埋藏在水线以下，没有接触过氧气。2004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健来检查工作，看到这具头骨很高兴，说这个头骨就叫“第一人”吧，这个叫法就这样来的。

展品中还有那只肥嘟嘟的陶制小猪被发现在一灰坑之中。小猪身上有红色的朱砂痕迹，说明它可能不是普通的玩具，更可能是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物品。别看这只巴掌大的小陶猪，考古意义非同一般。在此之前，只在崧泽遗址中发现过野猪和家猪的骨头，却从不知道那时养的家猪到底是什么模样，这只小猪形象地揭开了谜底。(未完待续) 史海

寻根溯源

钞票的来历

如今不少人习惯将手中的钱称作“钞票”。那么，这“钞票”一词又是源于何年？这倒确实是鲜为人知。

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因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廷军需费用浩繁，且筹措无术，清政府无奈之下，发行了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并强行推行，以解燃眉之急。

官钞、官票形制竖式，票幅较大，纸质木版或铜版印刷。宝钞分二百五十文、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千文、一万文、五万文；官票有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等。当时因宝钞和官票同时流通，故此，人们将“宝钞”和“官票”合称之为“钞票”。“钞票”一词便一直沿袭至今。 许展鸣



民间故事

“竹林居”拆解羞尼姑

早年间，松江府当地的一个尼姑庵要题新词、上新匾，于是就请来了当时松江府内许多知名人士、书香门第之人前去祝贺道喜，尼姑庵里也大摆酒席款待他们，真可谓热闹非凡。郭友松也前去逢场作戏，凑个热闹。

这天，尼姑庵的庭院里摆放了好几桌酒席，其中最南边的一桌是正席，而正席东北角的那个座位是特意留给府台大人落座的专座。可那天碰巧，府台大人因偶染风寒，身体不适而未未来席。于是这空缺的位子谁也不敢落座。可郭友松不一般，他见其他

的桌面位子都已坐满，唯独这个位子空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朝这空位子上一坐。过不多久，酒席开始了，负责招待的小尼姑，见坐在府台大人那个专座上的是个衣衫不整、邋里邋遢之人，心里便先有几分不快。尽管嘴里没有当面点破，生怕那人也有什么“来头”，但面部表情却是硬板板的，尤其是在对其他客人笑脸相迎、殷勤招待，而对郭友松这一不速之客不理不睬、冷面相待。郭友松看在眼里，气在心中，他低头不语，只管一个人喝酒。午饭吃好以后，题词上匾仪式便正式开始。按规矩，

这块匾额上的字只能由坐在府台老爷专座上的人来题写。郭友松倒也并不推辞，他在众人的喝彩恭维声中提起笔来，此时此刻，他想起了刚才那场面，特别是小尼姑巴结有钱有势之人，鄙视自己那张冷冰冰的势利面孔，不由得感慨万千，就想借故羞辱那小尼姑一番，便挥笔写下了“竹林居”三个大字。

上匾时，众人纷纷一阵叫好，有的称这三个字含意十分脱俗典雅，正好适合佛门清净之地；也有的称赞字体飘逸挥洒，很有气派。可当家的尼姑前来一看，顿时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显

得十分尴尬，就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原来，这“竹林居”三个字有两种不同的喻意，一种是意在其中，取尼姑庵在竹林里落居，环境幽静、素雅、避喧扰，正可以养生修心；但另一种理解却截然相反，这是郭友松词用意不良，是在故意骂这些尼姑。因为如果把这三个字拆开来看，就变成了“个个木木尸古”。因为在民间，不少人把尼姑称为“师姑”，而郭友松把“居”字拆成“尸”与“古”，这谐音“师姑”两字，暗指这些尼姑那冷冰冰的面孔就像是木头人、死人一般，怪不得那当家尼姑会在脸上出现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这十分尴尬的状况了。 杨仁云



上海滩上

上海的高尔夫球场

早在1894年1月，在上海的西商就成立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因为高尔夫棒上有一个“杓”，所以早期就被译作“上海杓球俱乐部”。他们先是租借英商跑马厅(即今人民广场)建了一个仅有九穴的非标准场地开展活动。

1911年，又另租万国体育会

(今纪念路一带，今叶家花园也是该会地产)另建了一个18穴的标准球场。1912年11月30日，时任英国按察使的苏士马雷以杓球会会长发出第一球，宣布江湾高尔夫球场正式开幕。1910年，几位西商又集资构建西郊虹桥路的230亩土地，建立了一个九穴的高尔

夫球场，一般称之为“虹桥路高尔夫球场”，球场在建国后被拆除，如今是上海动物园的一部分(东南部)。

约1914年，又有西商购沪东殷行一带土地八百余亩，建了一个“泗泾桥高尔夫球场”，后因生意清淡于1926年被华商收买，改

为“远东公共运动场”。1937年，运动场被日军炸毁(旧址在近翔殷路军工路西)。这样算来，今青浦淀山湖高尔夫球场是上海建立的第四个高尔夫球场了。当然，近些年又陆续建起了几个高尔夫球场，那是后话了。

侯学霖